

当时在上海滩,人人都寸土必争,处处是“血肉磨坊”—— 1937年中日百万大军鏖战淞沪

1937年8月13日至11月12日,中日两国精锐部队在狭小的淞沪战场上展开殊死搏斗。在这场长达三个月的大会战中,中日双方投入兵力约100万人,其中日方投入约25万人,中方投入兵力约75万人。尽管战役以中国军队被迫撤退告终,但中国军民的浴血奋战向侵略者展示了“纵使战至一兵一枪,亦绝不终止抗战”的全民族斗志。



上海巷战中的日军



中国军队依托街头简易工事抵抗日军进攻

战场态势与军事方略

淞沪会战的主战场是纵横几百千米的三角地带,三角形的北边是长江,南边是钱塘江和杭州湾,西边则是太湖,再向西几百千米就是国民政府首都南京。日军编写的《上海及南京附近兵要地志概说》称:“该地区的沟渠河网严重影响陆路交通,对作战有极大牵制;地面缺乏掩蔽物,村落、竹林、墓地、河堤等均可作为攻防两便的战术据点。”总体来说,这一战场位于交通要冲,且易攻难守。

由于国民政府长期对日退让,日本屡屡以极小代价侵占中国大片领土,以至于在战略上轻视中国。当1937年8月淞沪战事爆发后,日军下达的作战命令只有寥寥几句:“一、向上海派遣上海派遣军。二、上海派遣军司令官要与海军协同,歼灭上海附近之敌……”至于作战要领,日军大本营要求驻沪海兵队(即海军陆战队)进攻,同时从本土派遣两个师团(不超过4万人)增援,粉碎当面中国军队,切断沪宁、沪杭铁路,占领上海及其以北地区,像之前卢沟桥事变一样,仅用极少兵力夺取中国重要城市,瓦解中国军民的抵抗意志。

而以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抗战讲话为标志,国民政府下决心与日本全面开战。实际上,早在卢沟桥事变爆发时,国民政府要员都提出应尽快消灭上海日军,以免其策应华北日军。根据1932年“1·28事变”后签署的停战协定,中国军队不能留在上海,只能部署保安队,可是日本却能在上海部署数千人马,对南京构成直接威胁。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力陈对上海日军必须“先发制人”,然而拖到7月底北平(今北京)沦陷,华北危急,蒋介石才同意实施《上海围攻计划》。8月11日夜,中国第87、88师官兵穿着保安队制服进入日军据点附近,次日市民出门时,发现周围全是自己的队伍,顿时欢呼雀跃,奔走相告。但在关键时刻,英美当局出面调停,蒋介石临时变卦,推迟作战时间,让日军获得喘息之机。8月13日,当我军尚在构筑工事之际,日军率先攻击,淞沪会战就此打响。

惨烈的反登陆战

淞沪会战一爆发,蒋介石发出“倭寇赶进黄浦江去”的豪言,中国军队也前赴后继地向日占区发起进攻,先是张治中率军沿中路猛攻日军虹口核心阵地,之后又由张发奎率右翼军、陈诚率左翼军共同夹击日军。日军则沿虹口至杨树浦一线设防,日本海军陆战队和武装侨民凭借100多处钢筋水泥工事,在“出云”号巡洋舰等舰艇支援下负隅顽抗。开战头十天,中国军队攻势如潮,东端进逼江湾,西端进至华德路西,怎奈日军经营多年,

高楼大厦变成坚固据点,加之中国军队进攻先机已失,未能在援敌到来前歼灭上海日军。

当上海打得如火如荼之际,8月14日,日军参谋本部向第3、11、14师团下达紧急动员令,8月15日,日本陆军编组以第3、11师团为主力的上海派遣军(第14师团准备派往青岛),8月19日委派松井石根出任派遣军总司令。由于动员时间短,增援日军基本没有做任何登陆作战的准备。

叫嚣“三周解决沪局”的松井石根命令第11师团在川沙镇登陆,第3师团在吴淞附近登陆,尽管他已得到中国军队布防密度达到饱和的情报,日军必将面临激烈的抵抗,但松井认为中国军队战斗力脆弱,可以轻易克服。8月23日3时,日军第3师团从吴淞口大举登陆,中国军队并不像松井预想的那样一触即溃,而是在炮火掩护下对登陆地点展开反复争夺,日本《第3师团战史》记载:“严格意义上看,吴淞登陆是失败的,……在登陆首日,我军登陆场不过在距铁道栈桥以西1500米,以南500米的狭小范围内。”

同一天在川沙河口至浏河镇一线登陆的日军第11师团也没讨到多少便宜,中国军队不断实施反突击,使其在随后一周里始终处于被包围状态。日本《上海派遣军作战日志》记载,为避免中国军队夜袭和友军误击,第11师团“将当地妇女儿童悉数杀死以策安全”。

罗店阵地易手12次

日军登陆后的进攻重点放在中国军队左翼,特别是罗店。那里交通便捷,向西直抵沪宁铁路,向东面向长江,向北可至太仓。可以说,谁占领罗店,就掌握淞沪战场主动权。

进攻罗店的日军第11师团是日本甲种常备师团,兵力和装备都很雄厚。而为了抵挡日军,中国先后投入第11、98、67、16、54、1、78、14师等精锐部队。中国军队之所以投入如此多的部队,是因为重火力与日军相差甚远,只能以人力来对抗日军优势火力。

在为期一个月的作战中,尽管日军攻势凶狠,又得到优势炮火支援,但在中国军队顽强抵抗之下进展缓慢,有时候一天只能推进数米。中国军队也伤亡巨大,往往一个营仅交战半天就伤亡殆尽,即便如此,中国军队仍然死战不退。9月26日晨,日军突破中国军队一线阵地,第201旅旅长蔡炳炎紧急率部“堵口”,他训示全旅官兵:“誓与阵地共存亡,前进者生,后退者死,不得畏避!”在他的带头冲锋下,官兵们杀向日军。激战中,蔡炳炎不幸牺牲,而罗店阵地终于保住了。

据统计,罗店前后易手达12次之多,日军第11师团伤亡近万人,不得不送回日本休整,而中国军队的伤亡则高达3万余人。战后

的罗店没有一处完整的房屋,这里也被人们称为“血肉磨坊”。

无尽的消耗战

中国军队的抵抗强度大大超过松井石根的估计,鉴于战事进展缓慢,松井只好不断向国内请求增兵。到10月初,日军投入淞沪战场的兵力增至10多万,出动军舰及征用商船100余艘,占日本全国海军舰艇的三分之一;出动飞机近300架,占日军航空兵的10%。

按照日军下一步作战计划,要向南进攻大场镇,进而切断中国军队与公共租界的联系。但中国军队依托阵地顽强抵抗,并不断反击。事实上,双方在上海市区外围进行着相当于一战水平的阵地战,两军相互用火炮、机枪压制对方工事,然后通过“对壕”战术(即挖掘“Z”字形堑壕)推进。这一阶段作战正是日军损失最大的阶段,像《日本第9师团作战概要》记载,该师团从参战到进驻苏州河,已有3833人战死,8527人受伤。

10月20日,日本组建第10军,打算在上海战线背后的杭州湾登陆,包抄中国军队。同时,日本华北方面军的第16师团也转隶上海前线,使淞沪战场的日军兵力达到25万人。

10月27日,日军向上海市区的中国军队重要阵地——四行仓库发起攻击,中国第524团团副谢晋元率400余人(对外称“八百壮士”)沉着应战,连续打退敌人多次进攻。恼羞成怒的日军以坦克引导步兵冲锋,企图冲开仓库大门,危急关头,敢死队员陈树生全身缠满手榴弹,从五楼窗口纵身跃下,与日军同归于尽。谢晋元部与日军激战四昼夜,毙敌240余名,最终在外界斡旋下于10月31日夜退入公共租界。“八百壮士”的英勇事迹震慑了日军,振奋了全国人心,被誉为抗日奇迹。

杭州湾登陆终结战事

11月5日,日军第10军在杭州湾北岸登陆,迅速向中国军队的背后逼近,8日陷金山,并向昆山进攻。这样一来,日军对上海形成南北夹击之势,国民政府只好下令全线后撤。11月10日,日军向上海市区发动总攻。11日,中国军队撤出上海。12日,日军占领了除租界以外的上海市区,日军总司令松井石根狂妄地叫嚣:“日本已成上海之主人翁!”

需要强调的是,就在日军夺取上海后的11月

18日,日本政府鉴于中国战事难以在短期内结束,宣布成立战争大本营,统一指挥陆军,这表明日本战时体制大体形成,负责为整个战事提供保障。从某种程度上看,这标志着日本无可奈何地掉进自己曾经竭力回避的全面战争泥潭。

淞沪会战:中国的得与失

淞沪会战,日军伤亡约4万人,中国军队伤亡约25万人。尽管中国军队付出巨大代价,但打破了日军“三个月灭亡中国”的速战速决计划,此后八年间,日本陷入泥沼般的持久战中不能自拔,最终被中国人民彻底击败。而在淞沪会战期间,从上海内迁的工厂又为中国坚持长期抗战起到重大作用。

当然,从军事角度看,中国军队以三倍于敌的兵力苦战三个月,终究未能守住上海,这其中也有不少值得后人反思的地方。

首先,中国军队看似精锐尽出,但战术素养方面尚存短板。会战初期,日军在沪兵力不过4000人,重武器也不多,而国民政府投入最精锐的陆海空三军,理应具有压倒性优势,可是中国军队首次多兵种协同作战效果不佳,坦克在无步兵伴随的情况被日军击毁,而步兵攻坚又得不到炮兵掩护,甚至出现一个营挤在一条街内,被日军堵住街口全部打死的悲剧。国民党将领陈诚回顾上海“围攻不胜”的教训时,承认“以五师之众,对数千敌陆战队实行攻击,竟未能奏效,实在是当时部署种种不当的缘故”。

其次,在战事相持阶段,中国军队分散在各自防区死打硬拼,只注重正面防御,忽视侧翼安全,而日军却通过侧后迂回,屡屡得手。另外,上海地处长江下游冲积平原,地势平坦,基本无险可守,水网地带的工事全系泥土堆砌,大雨一冲,炮火一轰,全部坍塌。中国军队不得不搬运钢板、沙袋加固工事,可是厚重的钢板每块需20人才能抬动,不仅运输困难,固定支撑也不容易,加上白天日军空袭猛烈,全靠夜间抢修工事,时间仓促难以奏效。因此,在罗店、大场等地的血战中,中国军人更多是以肉体对钢铁的拼杀,僵化的战法、落后的武器,使中国军队付出本不应该的巨大伤亡代价。

最后,随着淞沪会战规模的扩大,国民政府的指挥控制能力逐渐失灵,令前线部队无所适从。会战中后期,国民党军事当局缺乏全盘计划,连一些参战将领都承认:“打到哪儿,算到哪儿,哪能取胜?”特别是在会战最后阶段,中国军队的撤退行动缺乏必要的组织性。众所周知,为了保存军力,待机破敌,实行有计划、有步骤的战略退却不但是允许的,而且是必要的。但退却绝不是溃逃,可是淞沪会战最后一幕实际是中国军队的无序撤退,连第88师这样的国民党嫡系部队都未接到后退命令,只是看见友军纷纷向后移动,经与友军联络才知道上面下达了总退却令,难怪师长孙元良抱怨“措手不及……感到十分狼狈”。

总之,规模空前的淞沪会战,中国军民狠狠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,但也留下了许许多多血的教训,值得后人警醒!

田剑威



在上海战场遭受重创的日军回国后举行所谓“慰灵”仪式